

論

語

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烈中文數  
金附于漸遠吉宜

參校

先進稽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何曰先進後進謂士先

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疏皇

先進謂五帝以上後復謂三王以設時清則禮樂損時  
浚則禮樂益以益觀損損爲野人以損觀益益爲君子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朱註

子曰至  
君子也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程子曰先進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

樸而以爲野人後進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

如用之  
至先進

孔子既述時人之



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此訓及門爲及仕進之門義未安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註

子曰至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

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微行至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

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按何公集解本分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陳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時年六十一

攷證見唐書世家

顏淵三十一

少孔子三十歲

齊無施勞不遇怒不武遇克己復禮三月閔子騫四十六

少孔子十五歲清按閔子騫父出後母悔悟人稱其孝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宮不爲費事長府之作一

言而中肯冉伯牛五十四

少孔子七歲見病志謂按伯牛事不多見觀斯人斯疾一語夫子惜之深則其德可知矣

仲弓三十二

少孔子二十九歲

簡聞出門如實使民如祭之

宰我之年無攷

史記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以滅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唯關丘字子我爲陳恆所殺當是子我而誤然呂覽說苑

亦有宰我死葬事與左傳關止事略同周栗中曰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陽生與王也處于者陽生子即關公也關公之在魯也關止有寵及即位便爲叔十四年陳恆殺子我而叔關公然史記又有子西之言曰王之官尹有如宰子

者乎則寧子哀六年實從孔子在楚其與王也處之子我明明二人矣清按則說極是又攷事我國哀公問此而以民戰  
則對因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甘受斥責而以期已可矣則曾曾之禮至其查駁夫子以勸實行深亦實備則其言不  
違行

### 子貢三十

少孔子三十一歲清按孔子於定十三年春去魯十五年春桓公來朝子貢與焉子貢其容  
也仲公交玉卑其容飾子貢以爲二君不度皆有死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中是使賜

多言也是能言之一而子貢之出從孔子當在十五年春夏間矣觀其欲知夫子之爲衛君則以夷齊問欲決夫子之出處  
則以美玉問他如日月宮殿之喻皆其善於精辭之證也至謂其一出面存魯亂齊斷滅吳則百家之經詞不足據矣

### 內有三十二

少孔子二十九歲清按魯哀公十四年春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初通衛內有即從而爲侯又史記謂孔子在陳季氏即  
召冉來歸魯注疏家雖以爲此十人者非指陳蔡之徒與上二句分兩案不知夫子之刺齊在

此後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著在禮經此物合則冉有與陳蔡之徒無礙而歸魯當在自楚反衛後也說見世家籍  
冉有消之役用不齊師通衛問應富之實即問何加千室邑百乘家可使爲事以及足民禮樂之類皆政事之證也

### 路五十一

少孔子九歲清按子路下乘之國可使治賦爲政三年使民有勇知方自此復民人  
不必以爲讀書爲學夫子正名直以爲任置其人勇於任事故說天下事若無所難者

### 子游十六

十五歲今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五歲則此時二十六歲矣清按陳華父之役以爲子游當與爲決之時時人有弗決  
者以質子游如出祖之禮有違無退主人小飲中者與委帶死欲速朽爲棺司馬之喪欲速貨爲南宮敬叔言之以及

兩語皆無謂凡十四事皆以子游一言而決然則子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蓋三代典  
章之遺賴子游而存矣云云其說極是又按子游與八年十六當是初從孔子者

### 子夏十七

少孔子十四歲按

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子夏時有序書有說易與喪服有傳樂記有與魏文侯論樂事邵氏元又以論語爲仲弓  
子夏所撰春秋之作不贊一辭而夫子則曰屬商其後公羊穀梁皆其弟子蓋文章可得而聞子夏莫不傳之文章傳而  
性道亦傳

### 諸子之從史記有顏淵子貢子路問答語

見世家精讀城曰太史公西孔子既陳蔡  
其功大矣

三子之外遂無一  
人從也蓋氏誤

### 又弟子傳有子張問行語

清按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其餘若子游  
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有先發

之利子游能富之則  
當時必從夫子矣

子夏內有宰我皆從之荆則陳蔡之阨宜與之矣

又從夫子出遊者有顏  
刻此馬期特未知與陳

殺之宛吞又孔子六十六歲并官夫人卒而微弓有伯魚之母死期而  
喪事致孔子六十七歲年節是伯魚從在衛也特前此未知從遊否

皆從思難今則散離

何十人非從陳蔡  
者則曾子有子大

賢子華漆雕開公冶長原思漆雕開諸人亦賢者且子木受易  
子開習齊就悲學禮曾子習孝經皆傳經弟子也何者不一及

故孔子思之記者記此十人蓋後經

以終事之例也

謂按孟子言冉伯牛閔子損淵若言德行宰我子貢爲說難史記弟子列傳宰子利口辯駁子  
貢利口巧辭蓋武伯問仁季康子問從政季子然問大衛者山東新列孔子家訓春秋遊夏不贊

一辭凡此皆諸子  
連類並稱之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卽解

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

朱註

子曰至  
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啓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

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愚按顏子天資與學力交至譬如同陽草不盛含生意一交春令勃然茁壯其妙  
至於渾忘天工之長養而莫可名言者下此諸人則不免人力之耘耔耕耨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謂按陳華字長文穎川人魏司空言閔

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朱註

子曰至

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

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愚按閔子騫之孝古書所紀略同

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閔子爲其父請車夫憐父持其手衣其單父則歸呼其後母見其手衣

甚厚溫即謂後母曰長乃以娶女乃爲吾子今女欺我去母留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書其母還將書三子溫里志孔庭記則云閔子後母以簾花衣之父欲還母閔子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單母聞之遂感慈母大平御覽引孝子傳云閔子失母後母遇之酷衣皆縞絮其子誦誦其厚父使僕御多寒夫誦誦之默然視衣乃知其故將欲還妻損諒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素心若違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公羊宣元年閔子娶

紉服事而致仕家語三年喪畢而哀未忘至詩素冠傳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授琴而絕

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放過也按毛傳文與荀子子夏除喪而見章正同未知孰是

孝哉閔子騫五字

蓋時人之言

謂按漢書未定稿謂夫子作春秋書字者十二書其賢也然論語於弟子無稱字者當是直述時人之言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周

乘中引方文綸曰孔子所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仕於家臣惟季大夫得仕季次者公皙哀之字也又曰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皆稱字之源然然論無此例不當據子史以亂經也

亦卽其父

母昆弟之言

謂按漢書未定稿謂夫子作春秋書字者十二書其賢也然論語於弟子無稱字者當是直述時人之言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周

人不閒句則夫子表章之意不閒者父母

昆弟

清按黃式三曰昆說文作冑聲權作昆今作昆良疏明也式三以爲昆謂同宮同父者也禮喪經傳與昆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總服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則之

也則謂妻之黨爲兄弟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蓋古人於族之疏者與異姓者亦曰兄弟若從母則加親而服重於舅故以昆弟之親文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弟有通稱之類也

稱其孝人亦稱

之而不非間也

錢大昕曰後漢書范升傳升妻紀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注引此云開非也實子爲之孝化其父母見弟人無非謂其父母見弟之言錯站則此即舜之克諧蒸蒸又不格姦毛奇齡引

韓詩外傳謂閔子父欲出其後母而閔子留之其於父母昆弟固恐不無物議今乃人不聞言所以爲孝又引禹吾無間然句爲其式三亦謂不爲無謂按此實即陳華說而申之者於理雖通然如此解則朱從閔子獨句當作夫子之言不字改作無方合口助今故魯論既無稱弟子字之例而不與無明有別又不可改竄經文似當從朱註而參以漢儒之說爲當又元倉子順道篇閔子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聞於其父母見弟之言此雖作無聞然亦不當據以改經

此蓋夫子觀聽既久而反覆詠歎之辭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

此三反覆之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註

南容重

白圭詩大雅抑之篇

衛武公作抑詩以爲己戒

南容一日三復此言

三之字義見

事見家語

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愚按南容非敬叔辨見公冶篇然其爲孟氏之族嘗爲大夫則可信也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其行難飭其言尤多不謹南容諫畏謙抑不特通經教用更能身體力行此相攸之所以有取與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皇疏無繇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爲不幸況謂此與哀公問而答者當有二說一云緣哀公有遺怒或遇之事故答以諱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一云哀公君之尊故須具答康子臣爲卑

故略相嗣

朱註季康子至則亡范氏曰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愚按哀公康子問同而孔子之答不同不但君臣之分也哀公有爲之君得賢可以自輔說見前也故以顏子之學詳告之康子權臣其延擢賢才蓋欲爲強私弱公之助且季氏嘗用冉有季路矣又欲用閔子騫高柴矣而卒無可匡教故夫子只惜顏子之死而更無餘辭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顏路顏淵之父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謂按孔子五十一歲大夫顏淵少三十歲則二十一歲至孔子去魯亦僅二十五歲又從孔子於魯當從朱註又顏子死年致前見於公問章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

朱註顏淵至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買車買椁也子曰至鯉先孔子卒言鯉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

愚按鯉死時孔子年六十九

家語孔子十九歲拜官夫人一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按卒在戊午爲孔子自衛返魯之後一年

淵死當在鯉後不

久也許慎以史記諸葛氏記淵卒年三十二是歲卒矣即鯉死於戊午者先八年無以通之則謂鯉死者設言耳河按此說殊非理且辛亥在陳蔡之既後一年孔子方在楚歸鯉子從而死於楚則淵路當請爲椁車不當請爲椁且下文厚葬云云情節亦不合謂顏子先死得請車爲椁朱註從孔說以爲買車買椁箋注家皆無以面死則路安得請於在楚之孔子乎請車爲椁朱註從孔說以爲買車買椁箋注家皆無以

正其誤

諸侯貴車賁棺之說有八不可解喪大記士棺六寸棺槨之間容蓋棺槨也則棺大於棺無幾其槨要亦不

士禮然與其有棺無槨何不從庶人之禮爲其四寸棺五寸槨乎二也孔子未聞蓋棺槨也則助一棺可也安見更無一棺一槨而獨以車槨三也孔子有蓋棺槨之說皆貴服且亦嘗有他器物何於同槨之槨皆以不待行爲辭者取外更無一物可覆四也王制命車不窮於市孔子爲大夫其車當亦命車而路何故請賈五也即謂路非其欲請車特以厚葬之可

否然必以車爲指名何也六也孔子在衛脫輿以贈人其衣必更賈輿而反魯路何不以輿贈七也且鄭本文曰爲車曰爲槨絕無賈今攷禮經乃知以車爲殯棺之槨槨又曰天子之槨也蓋棺槨以棺加於棺上槨

用輅槨至車上舉槨大夫殯以輅槨至于西序槨不斂于棺士殯見其槨上槨之士喪禮士殯槨槨見其槨按輅車也天子喪禮故曰輅槨槨槨皆謂蓋槨木爲槨也槨者非葬時之槨乃槨所蓋之木如槨也曰加於槨上則此亦名槨矣若者

也蓋天子之殯先蓋木於輅槨之四面而塗之爲槨形加於文之輪於槨上故曰輅槨然後蓋木至於上面蓋槨之如屋槨

於槨其槨一面貼兩序之槨故槨至西序亦覆槨而槨其上然槨槨而槨小去槨甚近所槨槨不及槨而巳士殯則槨放埋

棺槨在棺蓋之槨見其槨則故所槨不及蓋也亦槨其上而槨之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顧子士也三日之後三月未葬之前當殯於西序其槨也當槨好槨槨其上面槨之不蓋

用車槨路諸車爲槨蓋欲於殯時以孔子之車爲槨槨非葬時之槨也此必當時許亂士大夫有用之者顧路不知其非槨故有是語孔子以其僭禮故婉言以曉之

子之車槨非槨之可比而究非槨之正孔子以顧路方喪子不忍明斥以傷其意故但言槨不用此槨以槨而曉之大夫不可使行

雖槨之辭然槨出大夫二字亦欲顧路之顧名思義也又按士喪禮非槨與氏引棺弓既殯句而布材曰材槨材也槨用

木四則於槨如非以面而槨槨先蓋於井然則槨不必大木固非不易槨之物矣又既夕禮天

子諸侯殯用輅車周人供輅車輅重同音之假借云槨者車有四輪象輪四足者也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傷痛之聲天喪予天喪予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朱註顏淵至哀誠則故曰顏子至孝顏子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以感寄道

言之所由謂明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子也名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

朱註喪子悼道無傳若天喪已

愚按噫宜兼包劉二義言之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鄭曰慟變動容貌

朱註謂孔子往哭哭之

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朱註非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

愚按聖人哀樂不過乎中哭淵而慟從者猶覺之而孔子不自覺所謂觀過知仁

也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則小過未能免然有爲而爲慟所當慟

則亦不得爲過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何曰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

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

朱註子曰至二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愚按棺弓夫子之喪顏淵子路皆若喪子而無服然則減膳徹樂宜如卿大夫喪衆子之禮降於適子而隆於殯子無傳重之義故知必降於適子但不爲服而已心喪是也喪記顏回之喪於群肉孔

子受之人傷舉而後食之是心喪者夫子言回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說取范甯蓋深情之且

顏路於夫子外兄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近之也故夫子云然清按處有解此章者云門人欲

厚葬夫子以力不能辦辭門人厚葬之夫子曰非我之力二三子之力也云云說亦可通然世俗情耳且厚葬厚字究有過禮之意不如原註得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朱註

季路至如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

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愚按神從中從示乃天地流行之氣之發舒者也鬼從田從人從乚乃天地陰私

之氣之反而歸者也

鬼乃古鬼方國人形隨者之稱後乃假爲鬼神之鬼詳見邵遂六書略平話鬼字下註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蓋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天地無氣不能成物

氣有數種見素西人所著書此則所謂陰陽二氣之氣者也

乘此氣而生則爲

人反此氣而歸太虛則爲鬼神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矣死

從歹從匕

即化字

生象草木茁發之形氣積則生氣散則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

路之問求之虛夫子教之微諸實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

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

聞聞侃侃見鄭黨篇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

終也

朱註

子至

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

尹氏曰

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

之其後卒死衛孔惺之難

左氏哀十五年傳衛孔惺納蒯聵劫孔惺而盟之子路自外入將攝孔氏之室蒯聵懼使石乞孟賁下殺子路子路結縊而死衛人販之

愚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稟氣不同則生性各異性之流露見之於形山中發外

不可強也惟聖人能備四時之氣若閔子則得氣之春子路則得氣之秋冉有子

貢則得氣之夏者也不得其死者太剛則折也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有竹不接自直輒而用之達於犀革子曰括而羽之櫟而櫟之其入不

亦深乎此其行之氣象可見雖經秦教陶冶而其本色固在也又按子路將治蒲又化衛非不見用於世也而卒受其禍誠微知著唯聖人爲能識其幾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

貨財曰府仍因也貨事也因貨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魯諺仍爲仁今從古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朱註

子曰至

言不安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愚按長府者藏兵器貨財之所清按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編良貨

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以此禮之則長府亦藏兵器貨財之所也說本劉寶楠長府之爲春秋不書殆因夫子

與閔子一言而止歟又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將遷平子叔孫昭子如國公居於長府戊戌伐季氏入其門

遂殺卻伯共伐公徒公與滅孫如爲謀遂孫子齊蓋長府本藏兵器貨財之所猶垣梁高兵利財聚故公先懼以爲因及

孫齊之後將人不欲後之若有所遷竊故改作之歟國若遷國書葬地曰應鄆則昭公在將城中委貽長七八里鄆道元水

經注阜上有季氏宅宅自武子遷即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叛定公所登者也毫西北二里爲閔公墓閔公墓南四里許爲

孔廟即夫子故宅也然則知孔廟所在即得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云云清按此可得武子墓地未遽得

長府地也然長府殊不必深求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

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

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聲雷而風之聲其與也動焉村爲北鄙之聲其亡也烈焉據此則程子所引爲說並非家語也然古本或不同亦未可知

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

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至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

精微之奧耳

愚按門堂室

三字和貫作章法凡人家皆由門至堂由堂至室

皆所謂造聖賢之域也夫子教人和平中正造其

域者氣質悉化子路陶淑雖久其生性不近春溫而近秋殺故於鼓瑟之頃

瑟謂琴瑟也

云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絳節竹引繩調瑟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絳節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絳風俗通則云今瑟長五尺四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說本創實補

偶流露焉而夫

子成之堂者禮法之地

主賓賓禮成儀成始成終無有疏懈光輝充實之象也

室者晏安之地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違安無而不亂從心所欲不踰矩

大而化之之謂也

曰升曰入皆以人所行者言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曰言俱不得中也曰

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何曰愈猶勝也

朱註

子貢至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



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

愚按周公封魯魯之富周公之富也

清按正義曰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宣公稅畝已爲什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景公所入於子則公賦稅之數故

曰富于周公公羊定八年傳穀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率至於千乘則季氏之富可知江休曰左傳有則公黑肩則公爲父則公率孔實則文公之子孫食采于周者季氏四分公室其采地多子王則卿士故曰富於周公二說不同以正義爲是季氏魯臣富於周公譬如蠹生木中而食木幾斷乃蠹食所餘而又爲蠹

利導之則蠹之貪而亦助蠹者之有以成其貪也

按冉求歸魯仕季氏在哀六年後至十一年與齊戰有功季氏乃召孔子冉有爲季氏附益當

在冉求歸魯已前此言當是孔子歸魯後所發

聚歛

說文聚會也而將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則指聚歛之臣言又說文附益也附附附

刻剝其民以

益季氏也或曰收家臣所分散者而還之於季氏也亦通

觀清之說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辛而樂功則知其來得則利

小民而前此陽虎希擾懷邑以聚若不散時結死士何以能之此爲之聚歛當是歛陽虎希擾之所聚者而還之也清按孟子求也爲季氏率無使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注季氏康子也劉寶楠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季孫欲行而法則則公之與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魯昭公此季仲尼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祿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隨其老幼有軍旅之出則隨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糧不愛爲計水不足過也先王以爲足按田賦事亦聚歛之一端雖季氏主謀而冉子不能教止亦不得爲無罪不惟歛其散者也

鳴鼓者古學校之

禮伐鼓以聚衆故曰聲其罪以責之也

**柴也愚**

何曰弟子高柴也字子羔

鄭曰衛人家語曰吾人高氏之別族及不取六尺狀貌甚惡史記曰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常爲費卿宰致辨見本篇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章正義地志謂州宿遷二十三里

有屬亭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遲鈍師也辟馬日子張才

適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嘒鄭日子路之行失於嘒嘒

清按鄭說云嘒注作嘒嘒維城曰嘒嘒字

**朱註**

柴也愚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子羔足不履影

弟子行篇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趨也來過之足不履故言不履孔子之景也

啓發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見家語弟子行篇及禮記弓文小異

避難而行不徑不

**實**

家語以思魯季孟爲衛士師別人是也魯之魯季孟遠之郭門別者守門曰彼有國季孟曰君子不諱曰彼有實季孟曰君子不隱曰於此有實季孟乃入焉

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程

程

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而卒傳其道故學以誠實爲貴

**師也**

辟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

嘒粗俗也傳釋嘒者謂俗論也

如大學故注有之曰之類

**至賢**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家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

真式三曰葬不其遺逝逝不死也也陳其曰思者或不知正理或不知變易之思當思以不知思變

魯

說文從白者聲鍾阿也白者魯也鼻音則聲

性之思變不其遺逝逝不死也也陳其曰思者或不知正理或不知變易之思當思以不知思變

辟

說文法也從戶從辛辛訓其罪也從口用法者也

通事之變不終若矣或子之學出子思子思出曾子故朱註云然

然則

辟之義實著於文法而口誦其經重古所謂

形名之字也武成曰若小則拜而時者何武成曰若小則拜而時者何

然則

辟之義實著於文法而口誦其經重古所謂

子云若教人於師改之何子非十二子四西而舜起子思氏之說也

然則

辟之義實著於文法而口誦其經重古所謂

皆以性實言之一字褒貶而其人畢生言行莫之或道若能充之道

藝文之

禮樂皆美材也借所造各有淺深而不能一致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曰言回庶

幾道雖數空置而乘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

賜也一日屢殖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求家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朱註

子曰至  
其殆庶幾乎有不齊未齊不知知之未齊復行也

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廣也不

以貧竄動其心而求富故數至於空廣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屢不至

命謂天命貨

殖貨財生殖也

黃式三曰貨殖者發財之商賈也張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特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古人如舜之耕稼陶漁歷節之貨殖皆是類也賤賤處在不受命不在貨殖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愚按此以命字爲樞

不受命豈仲堪謂不受命君命江臨亦云賜不榮國世之祿亦庶幾於道者雖有貨殖之業悟檢不足所以不敢歸國耳謂按此訓命爲祿命義未安

就治生

之法而論回賜不過生平之一端然亦足見兩人之性情學問矣蓋人生貧富雖

由天命而治生謀食亦吾人立身之大端顏子安命子貢不安命顏子安命卒未

嘗爲命所困子貢不安命而其實窮通貧富仍在命中任智而行徒多憧擾何如

任天而動較爲坦蕩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

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朱註

子張至  
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猶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迹

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章合下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善人性質之美者也

清按劉寶楠引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蓋王承夏禮而繼之必世而後仁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

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轉殘去殺雖志此善以善人指君上王者以傳教化民則雖作樂若善人不能與禮樂之事仍可勝殘去殺其於仁道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云云此可偏一說義未長問善人之道

者問善人所由之路也

非問何如可以爲善人

不踐迹者生質之美雖學而不藉於學也

踐迹者學禮樂

之事譬之遊一境他人或藉禮樂或資地利有所循依善人則心與境會隨足所至自得其途非質美未學乃質美而不事學也

不入室者不得造精微之域也

入室說見由之

是章言之遊者既無藉資地固雖觀大概究不能深探勝境也大抵人生所行共此一路而人人所行不問學者行至粗淺處輒止君子則得其精微若小人則往往迷失矣善人者不隨人行而亦不迷路唯不能行至精微處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何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

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按何氏合上章爲一章故云皆可以爲善人

爲善人

朱註

子曰至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

可以言貌取人也

愚按論發論也篤厚也頓遲也

寫說文段氏注曰古假借爲色字以資竹聲也篤行而然厚矣

色莊者言與其色相表裡

者也

情按黃式三曰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其爲許可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者也莊與裝同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之可飾故曰色莊蓋心不厚而言厚者也何憂解悞

論篤之人其

言宜若可信然君子與色莊不可不辨也

禮曰鶴鳴無言不譁飛鳥既理能言不譁禽獸今人而無禮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然則言詎可取人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清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故曰未仕者不敢親人如親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

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惡友則白之於父兄許之乃例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清按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義長

子曰有

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曰父兄不可得自尊也冉有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



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朱註

子曰至

兼人謂勝人也

儀狄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若冉求之實稟失之屬不忠其不稟命也忠其於所當爲者遂爲過而爲之不勇

耳雖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也

愚按問同而答異者因其病而藥之也藥之中病宜先視所稟之強弱而後投之旁觀者知其疾而未知其所以致疾夫子特就所以致疾者而告之

禮維城曰冉有曰非不教子之過力

不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即求退由進之嚴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朱註

子曰至

何敢死謂不赴門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往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愛重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夫子不卒

面遇難則必捐生以赴之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爾時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面在則何敢不受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愚按匡之圍攷證見子罕篇

子罕篇長於匡章引韓詩外傳也又家語困管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戰孔子命之曰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曲三終匡人解甲

而聖云云又莊  
子秋水篇亦同

顏子平日不以勇稱及當危難從容不迫如此其所學可知矣

只是百得  
天命造化

得本心

子疑其死者倉卒遇變恐其不克自保也何敢死者正答夫子以明其能自

保不輕傷其身也

胡氏說以爲爲之無所依體其特天子資而不行特爲方伯正三家分地之時顏子即魯之  
亦復何補况云相生以赴之又安有不死者乎

則復夫子之仇亦當不共戴天  
之義而執兵以從主人之後爲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

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孔曰謂子問異事耳

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爲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

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孔曰問爲臣當

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也

且疏孫曰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略私之事  
其罪亦豈少微夫抑揚之數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

朱註

子曰至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關至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子曰欲父至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爲之

愚按季氏歌雍舞佾久竊魯政直與其家混而爲一子然爲其子弟豈知魯之尙有君哉其以由求爲大臣蓋慨然視季之家爲魯之國矣夫子顯揭大臣之義以示之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抑由求以僅備臣數正所以抑季氏也乃子然誤會其意以爲二子受吾蒙養將如應犬之從吾指使吾將得其死力中情叵測流露口吻故夫子又揭君父大義以护之其維持綱常名教之意亦深切矣清按專制之世其權臣常欲化家爲國此視國爲一姓之私物之弊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口給應遂已非而

不知窮

朱註

子游至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至

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至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而後可

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慢神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愚按子路使子羔爲宰當是墮費後事

按周禮中曰魯自南宮爲宰其子南宮適之昭十二年劉以

費是時費氏俱潰欲以子羔繼之則使子羔爲宰當是墮費之後也

夫子以子羔學未優而不可仕

說也然學者詩書及舉生切身之用皆是不可偏廢讀書子路取辯於口故云惡

夫佞者以戒之也

爲人處世有從學問得力者有從閱歷得力者所從入本非一途而其有得則一面已古人

之謂其皆博多其訓言然則官時瘼之設適在治宗者在上庶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則彼其又豈可偏廢哉子路但見

得一面其語病在何必讀書句且仕饒則學不富仕而有餘則食爲學非謂先不學必待仕饒乃學也此子路口給饒人處

得一面其語病在何必讀書句且仕饒則學不富仕而有餘則食爲學非謂先不學必待仕饒乃學也此子路口給饒人處

子路曾皙

孔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

史記作瑛字曾家諸字子曾與時略數不行欲修之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孔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

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

子路率爾而對何曰卒爾先三人對也

按何晏集解本率作卒

曰千乘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攝迫乎大國之

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何曰方義方也鄭曰方禮法

也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何曰求

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

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

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立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服也小相謂相若  
禮者點爾爾何如鼓瑟希子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

潘維城說文

無聲字而注凡三見殷字也蓋若鏗爾之聲手節聲也蓋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輻車輻也蓋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  
從說文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右無鏗字當用說文解字車部有輻字云車輻輻聲也從車輻聲讀若  
論語鏗爾云云一日直若又問與同高聲鏗注故書鏗作輻杜子春讀鏗將之聲鄭大夫讀輻之義恢然即謂是鏗聲也  
從說文鏗聲相與鏗又從擊擊亦從同制字之原一而已矣建爲輻者知輻無字之爲金昆配物同說文曰故切車輻曰輻  
切下引此文作輻輻讀集韻同云或作直上應讀漢文志故書又謂集韻引作輻因書考異曰說文輻輻無因恐是誤也集  
韻下今無引輻爾之言伯康引之必別見一本漢書曰鏗字說文供無疑當作以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鏗聲鏗周禮典同高  
聲從注杜子春云高謂鏗形高也又謂鏗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高聲然從加美蓋皆指鏗聲言之以鏗  
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從金從擊俱非所以狀鏗聲者稱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輻以象合瑟聲之旋如也

鄭曰撰讀

日詮詮之言善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包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十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鄭曰沂水出沂山

在魯城南零墳在其上饋饋酒食也

按鄭本歸作饋

魯饋饋爲歸今從古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

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

按何公集解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與子

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

大相也

按何公集解本作小相大相

朱註

子路非爾至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金溪曰大兵之

後必有

殺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哂微

笑也

求爾何如至君子

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孟子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足富足也侯君

子言非已所能

亦爾何如至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

宋語弟子行禮齊莊而能志通好禮禮兩君之事焉雅有節是赤之行也子曰既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

千則難也亦曰故問何謂子曰貌以節禮禮以情辭是爲難焉者也

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

點爾何如至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

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希間歇也作起也浴盥濯也今上已

被除是也

備亭所屬修故事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國若禮曰曲阜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

沂非沂水有溫泉來子未詳至魯故傳會爲一耳又曰注謂浴爲被除是也又曰有溫泉泉以爲沐浴則非也上已迎流盥手登履身乎買蔬問禮處時據除曰如今三月三日水上沐浴是其意也情按朱注並未言沂即溫泉亦未言浴須履身無所謂

也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

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曰夫子何陋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



故請其說

曰爲國至是故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至也

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

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唯亦至之大

此亦哲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愚按四子侍坐以齒序者也

清按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惟曾皙無其序在子路下是其齒必少於子路也

率爾者

禮所謂不顧望而對也

何氏謂先三人對清按子路年長固當先對何至見哂劉寶楠曰皇侃本作率爾莊子人間世篇然附之釋文作又作率是率卒二字通孟子梁惠王篇然問曰其義

正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注千乘六七十五六十說均見上

見事而語道

師旅

人爲師從而從自四而衆意也五百人爲旅從於從則官小司徒五人爲伍

饑饉

劉寶楠曰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不熟爲饉郭注政讀同章

果可食者之通名即釋曰穀饑饉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時

勢艱難之會也

清按平大國之閒則無地利可據加以師旅因

三年者大比之時考績之期也

制實備曰比近也則官小司徒循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乘辨其物以歲時人其教以施收斂行

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官三歲考績三年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舉績之時已有成功也清按

此第期三年可也若比及三年之比迫也近也非大比之比 哂笑也其貌口開見矧而不壞顏

皇疏齒本曰哂大笑

口開則順見通融蓋曰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曲本曰矧大笑則見說文笑不達矧曰伏從欠引省樂說文無矧字作  
改爲至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達矧且欠容故曰笑不至矧皆以尖子有異常笑故同之論語後章亦據曲

禮注曲此借爲爾字意兩異然大笑見矧則不見矧者爲笑矣笑不達矧則矧者爲大笑矣蓋通耳通矧曰  
曲禮釋文矧本又作矧矧矧字通說文以次爲笑不達矧從欠引省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氣悟也欲有開口之象故致  
正字矧借字矧俗字也清按說文矧未明言蓋笑不見矧宗廟之事兼祭祀享燕朝聘之事言之內  
順笑見矧而不達矧大笑則矧宜從鄭注說文兼釋之也

事也鄭注專指祭祀朝聘享燕之事明禮意第一切典如者更端指點之詞也正義如齊民要術更端解也金鶴  
曰指點詞也清按如字實兼有

二會同兼朝王合諸侯言之外事也周禮春官曰朝見見曰覲秋見曰覲冬見曰覲時見曰覲見曰同  
皆以諸侯見天子言時見者有事而不時見也殷見者約衆諸侯

同見也清按曲禮諸侯相見於郊地曰會春秋自魯二平公會戎於潛迄於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夷池皆諸侯相會  
者也左氏僖八年傳不赴於同定四年諸侯會於召陵皆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雖有煩官莫之治也其後祿佗從  
春秋案諸竹林諸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并項公即位九年來會一與會同之事又王道篇端玄端衣狄服見  
章

諸侯會同爲主贊賢也是春秋時會同皆以合諸侯言之不專指見天子也說參金鶴

甫儒者之冠本殷冠也相禮以儒者周禮樂兼四代故以章甫爲相者之冠也清按

以端章甫爲諸侯曰朝之服而以宗廟之事爲祭配會同爲朝見天子是三事也朱子以章甫爲冠而面上二句從鄭說  
是二事也胡經孫謂士助祭無端服者宗廟之事當專指朝聘是宗廟會同皆朝聘之事也然依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  
弁而祭於己士亦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則實祭賓皮弁服不端章甫也胡氏說非不足據又古  
陳士朝服爲玄冠玄端衣致禮見鄭黨爲注亦未可從禮經於大夫士朝服朝聘助祭朝聘燕享諸服皆有可致而祭  
祀有贊者見坤牲饋食禮章燕自贊者見公食大夫禮朝聘有贊者見饋禮會盟有相見左氏傳贊相也而贊未嘗其冠服  
今公西華云云宜即端章甫矣郊特牲士冠經并云委委周禮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遺也又魯人攝孔子曰章甫

崔玄鶴傳曰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荀子孫公問儒者服章甫則章甫者殷冠也儒者之冠也相者相禮必用儒者此殆周用四代禮樂故以殷冠爲相者之服歟不然則孔子與亦當從時王之制何得冠章甫而即謂孔子般人居宋可冠之然何得冠於往魯時且公西華與哀公何亦爲是冠乎是章甫當以相者之禮冠爲兩面祭服然享朝聘會同之相皆冠之矣又按相者如滿清內之禮部鴻臚等官外之禮生特古人不設專官行禮時以士大夫之賢者爲之撰具也具陳也有酒食先生饌之既亦陳諸古字通用言志之各具也孔注爲政之具義來長莫春當前之時也想其時必當莫春故點云然按此莫春

當以夏正言者周建子朔在壬午歷正二月非風落時矣或據左氏視見而  
以定葵春之時不知風乎舞雩乃黜天而游非宅祭之事也其說不足採  
春服童冠當前之人物服

沂水舞雩當前之地也

青州之汶水亦謂沂水徐州之沂水論在汶水沂水皆謂徐州言以魯水也周梁中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大沂山西北經魯之雲門西注泗水此外尚有二三沂水一出太山縣蓋縣又山南至下邳人酒此爲淮源之沂杜預所謂大沂水

也一出黃山名小清水一出太山稱武陽之冠石山亦名小清水皆以泉水清冽故名又曰龍潭而俗又曰龍見而旁皆常春也若因旱而雪亦在其地其縣有禁  
宣十一年孟鑑子洩師帥次於等門是也左氏有曰啓鑿而雪又曰龍見而旁皆常春也若因旱而雪亦在其地其縣有禁

治大常川登樂故曰舞風去聲  
治宋已官民皆深於東渡水上及茲播遷湘之類也  
誦謂徒口而歌員云餓猶食

也。昔者五十六人貢子大七人，西公作傳五年大主，妻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雲曰：「論語五六人六七人乃得入正等。」此見

子之爲三子之懷德顧民心也點之懷樂和民聲也故孔子與之若朱註所說則點自冠冕之意不惟異三子並與孔子

阿僧知意相反矣云云此可備一說然三子兵農兩業各具大端點微舉動祭一小神而斷夫子與之手且求祿之符

圖學云云皆謂樂也何以云三與點者與其動靜以時當前卽是其志觀三子爲易行也

子之微唯謂其心平不足據

好切其必得一極無指下之地而爲之則其才可矣曰有勇曰知方是其意中得謂師比伍層層於東先有一番鼓舞

振作施爲出來方能有用不惟孫吳可此法之節制實則用權應變者非其比而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者亦非其比也再

子何有不擇難而爲唯因子路被囑便從小處從處節節先求穩妥一足字便有勝九餘三五重二結新年限在飲雄吹滿

之意其辭雖實則自任測此景象恰是既處且富爲施教者領一地步公西華之溫文爾雅本可自信唯因冉子之微若

子故先選面後對然食三子之才皆各有所長而後得其志重有濟於世其權則悉歸於人若

竹點則就當前面言在飛魚躍各暢天機動靜以時俯拾卽是權機於己其志爲行故夫子與之

四子曾志夫子

明問酬知彼三子者兵農禮樂各盡所長皆酬知也而曾點之春風沂水子獨與

之似與點則不與三子故點獨後而請其說然兵農禮樂知也樂天知命亦知也

有所撰以酬知與無所撰以酬知彼知以人此知以天所謂士各有志無相勉強

者也三子猶虞夏之世也曾點猶黃農之世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非夫子前後

之言分什隱爲兩極也

點獨後有問雖是問三子實是對照自己然子路強矣而其有勇知方之良與冠者重

其端而爲相與春服東遊無異也是曾點之志未嘗大過三子

也朱註觀三子規矩故事爲之末云云是抑三子矣不可從

非邦邦字正爲志字作標準其申明子

路見晒之故與求亦爲邦之志則非不與三子也明矣

唯求唯赤二句朱註點以冉有公西華

亦欲爲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極細城

引皇疏曰言我非笑由之志若笑由爲國則求非豈云非然我何不笑乎皇疏攷殷謂此仲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與非爲邦之事能明蓋謂與人不覺耳非點問而夫子答也何按皇疏朱註雖不同然皆引上文哂子路爲言其義未長不知竹點之後而有問因夫子許已而欲以三子之事殷之也夫子申明子路見哂之故並申明求非爲邦之志正以見三子之非所不許也唯求唯赤二句贊夫子之言然只是明三子之可與以計對竹點後問之意非徒爲子路之哂而爲之也

論語精

先進篇第十一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王覽中文鑑  
金地子漸遠吉宜

參校

顏淵稽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

按何晏集解  
本克作尅

約身也子曰復反也身

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欲知其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尅己復禮之目也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皇疏范甯曰克己復禮猶克己反禮亂世之主  
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爲仁在我豈俟教爲耶

朱註

顏淵至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顏淵至新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愚按克己復禮爲仁蓋古志而孔子引之以答顏淵也

昭十二年左傳楚右尹子革以節招之詩風靈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 孔子生平作用以禮為主 說見子矣不爲政及己者 自逸自便人心之常故禮之對也 是其證也 德焉待子爲政章 不曰身之私而曰己 疏

克約也已己身也 言德自約儉己身而反於禮中則爲仁也 江聲曰克剛也 詩傳時仔肩 仁者生生不息之理 毛傳云仔肩友也 鄭箋仔肩任也 言以己身肩任禮也 清按此二說皆不如朱註義長

也克一分己復一分理已能全克禮必盡復己淨禮全則生理不息矣故爲仁生

理之息不息繫乎己禮之一念故曰由己 自逸自便者己過欲存 理者亦此已故曰由己 生生之理天下之人

所同具己果淨而禮果全則此理與天下大同矣故一日而天下歸仁 天下之所謂 仁不外此生

生不息之理我與天下大同則無往而不以仁歸 我矣故曰天下歸仁此歸字以理言不以效言也 己與禮之分途繫乎心而心之運用寄於視聽

言動非禮即己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而復之於禮故爲克復之目請事斯語

者願從事於此語也 疑古曰願即仲弓贊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 清按夫 子固兩引古語然以二子之請事爲專指古語則疑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爲仁之道莫尙乎

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

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註 仲弓至 敬以持己恕以接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

言之使以自致也

愚按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古語孔子引之以答仲弓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季武子欲曰臣

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人引經傳引古語皆約略其辭故語句微有異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疑亦古語

二語又見子貢問一言章以定公問與邦喪邦章推

之則亦古語也又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又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皆大同小異則二語爲古之常語可知又管子小霸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亦其證也

周禮大宗

伯職言大祭祀皆指郊禘天地祖宗而言大賓客皆指朝覲會同而言而山川四

望之祭不言大宗遇聘問之賓亦不言大則大之云者舉其重而言之也曰出門

則寢門之外師友長上皆賓類也曰使民則比閭族黨下至匹夫匹婦皆民類也

如大賓如大尊敬之至也推己及人不存輕重厚薄之見恕之事也主敬行恕內

操於己邪家無怨效著於外則此生生不息之理本之一心而彌綸乎天下矣

家

弟子行禮曰在賓如客使其臣如情不違恕不懷怨非是再陳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士之君子也有兼使有刑用也然後稱惡焉此仲弓之實證按顏子以禮爲主仲弓以敬爲主故問同而答異其實非禮之勿視聽言動與如賓如祭

不欲勿施與一理也邦家無怨與天下歸仁亦一致也顧再之於仁豈有二道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

家

作司馬犁字子牛史記作司馬耕疑一人而二名家語合之爲一也

鄭曰訥不忍言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

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朱註

司馬牛問仁

牛向魋之弟

子曰至也訥

訥忍也難也

劉賈卿曰汗簡引古論作訥正義曰釋文作仍說文胡也胡與訥同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訥楊倞註認

難也胡與訥同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訥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

史記牛多言而躁家語曰牛爲性躁好言

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

外是矣

曰至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

事不苟事不苟則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愚按人果知爲之不易則言之必不苟此至誠無息之事也誠則仁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

常憂懼故夫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

朱註 曰不憂 憂何懼 言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  
易而忽之也

愚按君子之不憂懼所謂坦蕩蕩也然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秉天地剛強之氣  
白刃可蹈社金革死而不厭亦近似之故司馬牛以爲疑夫子言內省不疚與孟  
子之言集義所生者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  
兄弟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  
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朱註

司馬至  
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至  
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至  
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至  
兄弟也

苟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子朱

又引胡氏以子夏言爲有治病因莊云不以事害意毛奇齡據四書集註補引夫子曰敬其行修其德千里之外視如兄弟周  
乘中引家語他聞將西游於宋問於孔子子曰敬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以爾子夏之言實出夫子云云猶按子夏以敬恭爲  
主實無治病如含敬恭而  
但言四海兄弟則治病也

愚按敬恭之至其在我我自主之死生富貴命之在天我不能主也四海者一室

之積也皆兄弟者中國之人同爲黃帝之子孫如同胞也邇之盡吾敬恭於一室

則遠之同此心理於天下

愚人民吾同胞物吾與大君者父母之長子家者長子之家和實者敬一  
恭有禮而四海皆兄弟此禮賢運量之大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也

相類何足以累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

語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膚受之愬謂受人之新辭皮膚之不深知其

情核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朱註

子張至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用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楊氏曰遠者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愚按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其以明問已有無遠不燭之意然譖惑之禍其所蔽者正在近不及防之地苟能不蔽於近則遠者自不能蔽矣兩曰不行正除蔽之要旨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

朱註

子貢至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至去兵

言食

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至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

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

愚按食兼粟米芻蕘言

芻蕘猶性畜所食藁藁乃糗糧編乃芻藁無粒不共

兵兼甲冑弓矢及徒卒言

說文兵械也周官司右五

兵注引司馬法弓矢謂戈矛守戈戟助將指戰時執兵之人春秋時已謂之兵左傳隱五年敗鄭徒兵夏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此當愛育之說本劉賈論

民即農即士衆

古以田獵出車比四族黨

即是伍兩甲士徒衆

信之者出而戰陳入而脩作徵調有常

古用衆無過家出一人其用之皆在農隙之時

公旬有定

上歲句三日中

日

與民相見以誠也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者蓋各國地土不同強弱異勢天

下有理本如此而勢不能如此者安能強以爲同足食足兵民信之其常也不得

已而議去

謂按去兵者恐城有省誠無增修而師旅不輕動也去食者輕節將賦或養食粟以振食窮也調去字不可泥

其變也

今人解此章以爲處國城之中內無軍餉外無救援云云只可備一義

聖賢爲政其守經通權者蓋如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鄭曰舊說云棘子城

按何晏集解本或作城

衛大

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

孔曰皮去毛曰鞞

按何晏集解本或作鞞

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

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鄭曰鞞革也

朱註

棘子成

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至及否

子貢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事然

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至之鞞

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

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人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子成始時人之弊欲去文用質其弊與有文無質者等耳子貢以虎豹犬羊之鞞喻質以毛喻文謂去文尙質貴賤無別其弊又在一猶字蓋虎豹之鞞究爲虎豹犬羊之鞞究爲犬羊其質要自有別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十二而稅也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

朱註

哀公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至徹通

按此朱子自解

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按此朱子自解

非也此說則非周制說見下

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



則爲十而取二矣

按春秋宣十五年稅畝傳曰非禮也沒出通指以爲財也稅畝者其先原不稅畝祇於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宜公則更取其餘畝而十又稅一故云二也有若謂行徹者宜公後徹法已廢

有若謂徹行之也

有若請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至

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

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

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

愚按三代稅民皆十而取一

清按公羊穀梁皆云古者十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孟子夏后氏五十而取一殷人七十而取一

故殷人七十而取一夏曰貢

清按孟子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不加多凶年必取益故孟子曰不義不富於貢

殷曰助

清按孟子謂野九一而助方里同濟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以解助法則是以釋徹法則非也惟助法七十畝助七畝非百畝耳周曰徹

通也

鄭注天下之通法

均也

周禮大司徒均齊天下之政均人乃力政皆其通也

周兼用貢法

清按周禮兼師凡任地闢宅無徵國屬二十而助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縣都皆無通

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

徹其賦鄭氏據此以爲魯內用貢法稅天無公田按鄭云用貢法是也然必魯魯內則無明文不可從助法

孟子謂九一而助八家皆私百畝同登公田助與八家者股利也百畝者周制也此孟子因時制宜參用殷周之法而當非謂周制即八家而助也致周禮近人小司徒並云九夫爲井九夫則九家夫孟子引詩而致我公田達及我私乃云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夫使周果用助何以言兼用助也是兼有助之意而非用助之制也

鄭氏據此以爲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其言用助法制公田則是也其必言國邦亦非也

其常制則爲邑



有易不易

清按周禮大司徒凡造國都制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有敵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畝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一畝再易者休是一畝二畝乃得復種也 地有遠近

如畿甸於國中近郊遠郊

則由什一而變通之

清按如畿甸之成無任或二十畝一畝十一畝十二畝二十畝三畝二十畝五畝制以里布周果或制以夫家之任是也

魯本周制以九夫共一井各取十畝爲公田之賦自宣公稅畝則於其餘畝而十

又取一是爲什二矣哀公以爲不足意在加賦而有若則意在均賦

魯之患在地分於三家季氏有其二

孟孫叔孫各有其一若國虛名用無所出而又無如權臣之漁奪何不得不思下制百姓然猶下益上則日曠日實矣如彼法能復行則乃田制雖虛中飽而歸正周民心既歸則權臣者可以制取之矣所謂有民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土此有財者此乃富

國虛公之大計非若後世之富井田者臣民不可行也

譬如瓶水併其流則其源易竭均之則停勻涵蓄此旋流而彼

旋生此經國之大端盛衰之至計而情乎哀公之不能也清按專制之君往往以

厚歛爲事不知積民人而成國有國而後立之君君猶首也民猶四肢百體也肢

體瘦首不能獨肥君安能離民而獨立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

包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曰徙義

見義則徒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 包曰愛惡常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

之也

聖經引詩疑爲感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祇爲異事之行

朱註

子殺聖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徒義則日新

愛之至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

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遠不聖以焉

詩我行其野之詞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詩言不足以

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按何晏集解本如此朱子引程子之言以證不愚當二句爲錯簡當在第十六篇今從何本

愚按子張天資高明凡問皆從高明處立意曰崇德則已知德之當崇曰辨惑則已知惑之當辨夫子就切近處示之曰德之崇由治己以崇之惑之辨即接人以

辨之主忠信者有定從義者無定合而致之則德日進矣愛惡本有常既欲生又欲死則無常劉寶楠引漢書王符曰性以京師府亂草莽並用起家爲卿執既除受爵伏事即以巧佞廢黜一性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不其哉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南原曰舉之若是則廢之非也殺之若是則舉之非也皆引此經爲證顛倒格亂則惑日甚矣引詩者斷章取義富如富哉言乎之富以富於聞見言異如異乎三子之撰之異以異於庸俗言言欲崇德辨惑豈在富於見聞哉亦祇求存養省察之精有以異於庸俗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時陳

恒制齊

此說非也春秋傳昭二十六年公圍成之役尙見子姁子姁者陳武子名昭也晏子論陳氏厚施在是年冬孔子適齊在前一年並依史記以此對爲適齊時語當是陳昭公卒乞代乞於哀六年齊景平後秋立陽生乞卒其子恆

代立則恆制齊在景卒後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

滅齊

朱註

齊景至孔子

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按孔子適齊是昭公在乾侯時孔子年三十五說見黃家塾然家語對君篇有景公來適魯

含於銘使是惡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孔子答以政在節財又問壽祿公之所以謂孔子曰國小而志大處僻孔子至是

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春秋傳魯子曰公厚飲焉公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春秋傳景公

子孫春秋傳魯子曰公厚飲焉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至景

公善子言而不能用卒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愚按此孔子本齊之舊語而正其辭以對也管子書管子對齊桓公曰君不義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是失子之官乃國奔當月之舊語而正其辭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正其名也有此名當思此義不顧名思義則罔之生也幸而免雖有粟可得而食乎景公以信如爲言正述舊語是時陳氏以公量貸而以私量收公雖有粟而失其民綱紀凌亂持太阿以授人因循散惰正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清案君君者君盡君道也孔子責景公以盡道蓋以防專制之害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子路無宿諾何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朱註

子曰至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

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

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愚按片從半木言東則西已見也

魯之說原皆有理則被舍之無理可知

獄從兩犬相對中從言以言成

獄喻兩犬交吠也折說文作𠂔亦作𠂔從兩山右從斤以斤斫艸而二之是爲𠂔也斯獄以片言則是非曲直立明何有於獄哉此由子路平日不輕然諾積久而人信服之故記者記子路無宿諾所謂後經以終事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也

朱註

子曰至也與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愚按說文訟從言公聲易之取象上天而下坎象曰險而健有終凶之戒焉然世道遞降人心不古豈能無訟有訟則必有聽雖皋陶復生亦不能不聽訟也故夫子自謂聽訟猶人非鄙薄語也而曰必也使無訟乎則無爲之治三代已上之風矣大學聽訟章卽夫子此語而曾子引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倦懈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南按無倦字王注加俱字非也

朱註

子張至以忠

居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愚按朱註是也然猶有餘義春秋傳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則居有守義言其靜也行有出義言其動也靜則易倦倦則奉行故事矣動則喜變變則妄事更張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朱註

子曰至矣夫

重出

己見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愚按重出固然然彼章上有君子字此記者各記所聞互有詳略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皇疏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己異故不成

朱註

子曰至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愚按成人美惡自一人一事以至天下國家之事皆是蓋大賢大姦皆不世出中人之材大抵皆人贊助之而後成其初自一二人發其機及至風氣大開而世道之升降隆汙從之則君子小人之關係運會者大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朱註

季康子至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愚按惟孔子言字義最切以正調政不待別詰祇一旨而政之名已正矣

正名之學古之小學

古自入讀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十五入大學書在上序師氏又教之六書六書者指事象形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也正名說見子路篇

政本爲正加支者支其不正者也

出政者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天下國家

謂按大戴禮及公問當公曰政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百姓何從電言諸上者民之反也友正則何物不正有時同說本則實補

不正者其初由於忿忿恐懼好樂憂患之心積久而成

懷奪僭亂之事若康子者特患己之不正耳安有己正而人不正者哉

正即大學所身之義一身正而

後一家正一家正而九族之義無証件惟正由是而百官以正吉凶軍實官守重賞亦正而萬民亦無不正矣以康子言之果能去其僭亂之心換奪之慮以故於公則叔孫孟孫亦不敢干犯國紀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

朱註

季康子至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

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

莊三年左傳季孫行庚命正當曰南蒯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配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

氏生男正當後以如朝康子請娶女使共御之則成親之矣是邪嫡也

嚴按盜從次

次口

從風欲而不得返垂於風欲之極也康子殺嫡竊政則家國之

盜不操矛盾者也其所患豈在國之多盜哉亦以陽虎弗擾之徒盜弓盜邑爲季氏患而思所以防其後耳然康子患盜而不知己之卽盜富於周公盜魯之富三分公室盜魯之民人土地政事歌癡舞佞盜魯之禮樂非其所欲之無藝乎苟能不欲又孰敢藉口而有所覲覲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奸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

朱註

季康子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

愚按周禮六官以司馬掌邦政訓有以殺止殺之義道就千名犯義言凡無道之

事非一人能爲之必有助之者如陽虎之亂則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狝叔孫輒叔仲志之外必有同亂之民又如不狝率以襲魯之費人皆康子所謂干名犯義而欲殺之者也夫子告以欲善則民善猶前二章之意又引風草以喻之言君子居上而民下化之如風偃草草蓋以風爲生死者也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說苑言道爲大上之化下猶風偃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與其涼風至而阻霜殺草何如東風解凍而句者舉出萌者一全道段即流於刑名之學終爲利溥導也並達也必假字括有道無道而言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

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也

朱註

子張至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至達者

子張務外故夫子反詰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至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張至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

分

夫達至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至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

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愚按子張來問之意已誤聞爲達故反詰之而病見矣大雅云先生如達達從羊

從走古以通衢爲九達之衢言行無不通也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亦借行路

爲喻蓋必毫無窒礙循途順理斯之謂達聞從耳在門中義取聲從外來吹入人

耳雖實至名歸亦有必聞之理然聞或不免虛聲之盜達則非實行不能

費之行跡類按步而

至也正所以藥子張之病也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故其下可游 曰敢問  
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  
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朱註

樊遲至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先事至先事非惑與

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

愚按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多一脩慝然問同而答異者蓋因病而藥之也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故夫子針對崇字辨字以答之樊遲勇

如三刻驗

而志於學

知所見 質樸而狹隘 如學陳學 意其爲人必預事而計得 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此章又 恕己而

嚴人 觀下章問仁知夫子答以愛人知人 忿而不思難者也 清之役雖出公忠之心然觀其 夫子以崇

德脩惡辨惑皆切己之事故既善之而非與云者又若誘掖獎勸之情見於言外

則喜之深而望之切矣先事後得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攻其

惡不攻人惡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悔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寡尤也一朝之忿

亡身 亡身死與 及親者 親愛父母 有終身憂無一朝患也 劉逢祿以此章在遲齊之年春秋齊上季

遲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問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謂是知人

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魯及宗廟則惡甚矣夫子將適齊而遲從游時諒魯之下惡

之致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奔齊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游者誤也

可備一說 而不必從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

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鄭曰舉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朱註

樊遲至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子曰至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能使枉者直則仁矣

樊遲退至何詳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曰至其乎

歎其所

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至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耳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知夫子兼仁知而言矣

愚按仁之與知似分而實合遲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相背夫子見其不達而不能問故就仁知合一之處以直枉兩言曉之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背而且相爲用矣遲乃忘其問仁以爲問知則答知可也又言舉錯奚爲者子夏



則聞言有悟曰富哉言乎一語破的既以決遲之所疑又以見子之所教連舉舜湯二事皆以不仁者遠爲言與遲之間仁相應而兩賢之學實可見矣

劉氏補此因上文而細記之

如魯昭公能用孔子何憂季氏之附亦可偏一說然昭公當爲哀公

清按選於衆舉皋陶者言皋陶被選於衆而得舉也舜咨

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舉伯禹禹讓於稷契皋陶舜因命皋陶作士是皋陶者禹舉之而衆表同情卽是衆所選也伊尹當日亦必有被選舉之事特不可考耳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

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朱註

子貢至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導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

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愚按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然事君有三諫而去之義必不食其祿而後可不

與其事也友則諫而已矣不待三不可則止而已矣無法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孔曰友有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朱註

曾子至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愚按以文會友非如後世之講學

朱注講學雖本遠而近學之不講而自然後之講學者立書院學嚴圖講圖是所謂講學則異於後世之講學矣

聖門七

十子之從游皆來學者也

與漢人互相切磋磨宋及明人分門結黨者均不同

會友即同堂辨疑賞奇也

或謂學而無友則孤朋而寡聞

又子夏引過則口雄華索居故爲學必會友

文卽六藝之文也

亦與後世之作爲文字者不同

以友輔仁則切於身心之學無標

榜門戶之見矣君子者才全德備之名一以字正以見君子之作用

論語稽

顏淵稽第十二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爲國王第中文庫  
金瓶子弟雜言

參校

子路稽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朱註子路重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

怨請益曰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愚按先之勞之皆以身率教之意政字所包者廣

凡行政之事皆是

爲政者以身帥民而後

掌其徵令則民服從

執政者若自取自  
是則民亦信之矣

無僭者行上二事孜孜不敢逸豫也

雖有法  
日而不敢  
逸豫

計事貪功固無得也又如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徵之亦無得也倘前  
則幸無則後則老期倘無如周宣王與趙句踐之流終亦必亡而已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朱註仲弓至  
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

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礙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  
至舍諸

仲弓虛無以

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愚按孔門德行之科四人顏淵伯牛早死閔子不就費宰惟仲弓仕季氏也有司  
府史胥徒之屬先之者以身率之也小過失誤之微者赦之者尙寬大之意也仲

弓居敬行簡此二事皆所優爲賢才爲國家之大本仲弓處在不能知夫子言但

忠不能舉不忠不能知也

子謂仲弓曰雖欲勿用山川其含諸與此章正互相發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

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

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鄭曰子狂也

按鄭本迂作子

子曰

野哉由也

孔曰野者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

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註

子路至

衛君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按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十年

朱

至正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按朱子以禰祖名實素矣定十四年為衛靈之三十九年則得罪南子出

奔宋至哀三年衛靈將卒命立子鄆子鄆辭之及平南子以公命立子鄆鄆曰有亡人之子禰在因立禰哲人納子成

衛人知之子以衛衛侯恆欲得夫子為政故子路有此問然從來禰孫傳重不廢禰名成謂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

大甲以孫而為後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桓王嗣立趙父而作平王之後則國君傳重有為父後者有為祖後者有為曾

祖後者既為長則必起祖父而繼之繼祖則禰祖相繼名實使若耶左傳靈公謂公子鄆曰余無子是靈不以禰祖為子也然

而禰語稱禰則時道禰於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禰祖未嘗不父也又哀十六年禮甫返國即告於周曰劉得

罪於君父君母則不特父也且並母兩子矣若昭之子輒則禰祖失其祖曰疾與亡君曾君之子也是子禰也藉國之輒輒將

出奔時則禰已死矣兩子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禰亦父也又哀十六年則國人面而見於已氏至乾師子起南經立

然後禰復返國此莊公卒於於禰而禰視之是禰仍禰父也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故輒之罪

在彼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責實不當正名然則正名何居曰馬注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徐法真帝正名百物以明

民其出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錙析故

古來有名家者如鄒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詩尹文子與宋研遊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遊於趙平原君家俱以辯白為異

故名爲孝而不可則言以爲法故禮不與後漢詩宣子況爲博士所贊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譴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况春秋以漢立石凡河國與師如討罪服叛伐條報怨之事皆須有名  
 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其無名之怪倍四三年齊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橫叫吳陸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於正名者尤爲急者夫子返顧這書衝人拒轅被此擒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  
 義清之桓父不謂之桓父此則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者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此事之名以新之蓋桓父一事第便堅固  
 不可明言耳或謂桓父與師其不辨之名固然在故曰正名者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此事之名以新之蓋桓父一事第便堅固  
 是年是月卽以趙鞅率師納桓於戚衛人以其出而桓不既得事先若而父乘先若未葬而與師義不可納故然桓之  
 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桓不當私順桓心納父不相蓋有恭從順之文且廟稱桓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  
 命故設案於廟結納戚傳曰納者內物受也勿受者桓勿受也桓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命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  
 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於齊國夏桓石曼姑納戚傳曰曼姑受命於宣公而立桓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則桓無  
 道宣公逐納而自立桓桓可以立乎曰可其何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於子也不以家事辭王  
 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當時國人聚以拒桓爲義事其出桓也並不曰爲桓拒父而曰爲鄭拒逆雖門弟子  
 皆以爲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而不爲穆故子路子貢並有爲兩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則風其退讓在此章  
 則不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彼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桓固未嘗受命於宣公也惟在秋喪死之喪甘謂子孫曰  
 將立汝而不對桓父又謂之子曰吾不足以及辱社稷其改國及卒而夫人曰君命鄭爲太子鄭不受曰君沒於吾手若有  
 命弗能聞之是桓桓命鄭終是桓命故宣公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容則桓更無他命可知於是鄭以己意讓桓曰亡  
 之乎然然後立桓則桓之立非受之王父而出自師師之桓父與其有兩子不受顯命而曼姑反受顯命者此因春秋記曼姑  
 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於宣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揜皆未與聞豈有兩子不受顯命而曼姑反受顯命者此因春秋記曼姑  
 姑之名而故爲臨之非實錄也蓋衛自襄公二年至十四年嗣廢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至十二年而夫子以公六年返國  
 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證之經傳而斷斷不與者若猶未是則請彼之好學  
 者俾取正焉消佻毛氏服不父其父而徇其祖其說極是然桓父即不父其父矣以孫桓祖順而情親以桓父  
 則逆矣且正名二字亦不獨專指桓桓欲殺其母衛侯爲夫人所子召宋朝衛人助桓拒父皆不正之理也

故孔子



以正名爲先

子路至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

野謂俗鄙

即是由也

責

其不能闕疑而半爾妄對也

名不正至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

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至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至而已矣

程子曰名

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愚按正名楊氏謂正百事之名

謂按正義引禮祭法黃帝正名百物物亦事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穀梁傳十九年傳樂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皆因事之

實無所損但正其名齊之耳詩外傳季孫之患曰若吏人假焉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嘗事

通今以往若有取無曰假孔子正假焉之言而名義定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

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與物義同鄭氏以爲正書字

其五退則則先其六盡人之義於正名如此皆與物義同鄭氏以爲正書字

於四方大行人九歲屬外史掌達書名

名物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城謂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爲政以是爲先君

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附錄諸志小學類正名一零叙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風俗通正字篇樂正君愛

一足之論竹師己其渡河有三家之文非夫大事孰能其真正書字即以正百事百物之名也

風俗通之故論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皆與鄭義同其真正書字即以正百事百物之名也

衆形指事會意諸變影借轉注然一字之義正者因此字而思此義也名即此字之名也如君取焉不可言假以假

之字義不可加於君也名不可假人以顯名思義不可假也總之有一字即指一事或指一物此一字即此事物之名字

物之名正矣之名正事 衡之倫紀棄失其名不正久矣

貴極毛奇胎世又噴噴  
貴極骨一偏之論也

正名者禮之註也

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所以正之也推之如司徒司空以及一物一事凡有其名必有其職各盡其職則事物之始終本末皆致於理矣何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則君君者禮臣臣禮父父者禮

子墨子大書夫義婦盡禮兄愛兄弟盡弟也孟子言君道臣道臣道今何以不以道而曰禮也蓋道不可見而禮以行之則可見也故曰正名則禮之註也

卽孟子亦一禮字孟子生

處以仁義爲本然仁之實事與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節文斯二者終是用禮又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作賢爲大親親之親性賢之等禮所生也是孟子作用亦禮也清按孟子雖不許正名然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

從兄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亦得以字義言之亦正名也  
總之聖賢之設施一用禮而已矣  
孔子用工夫則曰學學之本貴  
則曰忠信得位行權則用禮

待子爲政乃設言之詞與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意同非出公果欲舉國而

聽也。史記蓋漢會此章之語而記之出公登用賢之人哉。夫子欲正名者蓋欲使百事自物各如其字義而衡之。

子君臣亦將觀感焉而君君臣臣父子子也清按各私其國之弊至於父子相

爭皆君之一字禍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

穀曰稼樹榮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包曰禮義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稷穀也皆種穀欲其滋長田畝如人稼聚生於子孫也種者齊也言穀熟而無藏之如懷食者齊之人聚物也蔬菜也種菜曰圃之官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稷實則曰圃圃之官蕃也種稷於圃外為蕃也種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穀夷猶以布之於齊也

朱註樊須出至須也小人謂細民上好禮至焉用禮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各以類而應也極纖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愚按朱註小人謂細民蓋指田野之夫言也言無逸則知小人之依殷高宗與農民對處曰愛敬小

稼圃者細民之事學之成亦治於人而非所以治人此與后稷之明農不同彼時民未知稼地

人之事此則如許行子言不如乃真不如蓋知其理而未能習其事也士生於治水明

農以後出則念繫民生處則心存爾計無在不以天下爲己任豈徒勤四體分五穀區區爲吹噓飲蜡之學說機負而至正對學稼學圃言之非泛爲感應語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何曰專猶獨也

朱註子曰至詩本人情賡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愚按詩三百篇耳然苟通其意則內足以治國外足以華國守約而施博豈有涯淡哉春秋專對之才如甯俞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辭郊勞致館韓獻子之稱易象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謹其官守西乞術微福周公致其瑞節國莊子將事克敏見稱於臧孫叔孫豹式瞻無愆受賜於周室他如七子言志六卿譏客子犯之讓趙衰叔向之屈子木皆其最著者也若高厚歌詩之不類

伯有賦鶉奔之失倫華定不解譬蕭慶封不知相鼠適足以辱國而召釁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曰令教令也

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面

影自直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形面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嚴按表記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中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皆與此章相發明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朱註

子曰至兄弟也

魯衛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愚按孔子於魯衛最留意而魯之君臣上下凌替衛之父子夫婦名分顛倒彝倫漸廢且其國弱政亂亦復相似故慨然想當日周公康叔兄弟開國之盛而歎之

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邴瑗史鰌並爲君子也

泉疏春秋傳裏二千九百吳公子札出聘邴瑗史鰌史

蘇公子謂公叔發公子朝曰多君子未有患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註

子謂至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

按公子荆威曰即公南楚見昭二十年傳然杜注孔疏皆不以爲一人而引家語則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觀之堂上有五老墻下有二十壯士然此則公子非

公子荆魯哀二十五年傳魯亦有公子荆然非衛衛公子荆唯見裏二十九年傳他無攷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

不以欲速盛美累其心

愚按居室猶言處家室也有室所有也兼宮室衣服飲食車馬器用言之苟合言粗聚也始有未聚而曰苟合則未聚而以爲粗聚矣苟完言粗備也稍有未備而曰苟完則未備而以爲粗備矣富多也多於稍有未必爲美而曰苟美則未豐裕而以爲豐裕矣

就宮室言之苟合猶初立間架所謂聚材也苟完猶屋功賦事所備鳩工也苟美則裝飾已齊可以燕而居之

人苦不知足三苟字正以形容荊之知足所以爲善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衛此當是孔子初至衛時語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孔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註冉有至冉有至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至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愚按人民衆庶正做虛消長之機故必富之人衆力所若國勢利導之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教人民稀少者自易爲力否則地力分財用既富則易流爲功利夸詐之習故必教之冉子不問富教之法者蓋其平

日講求有素而默識心通故不復有所疑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身謂有成子路曰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愚按可者大經大法顯然可見禹民觀聽煥然一新也有成者政教大行庶績咸熙也此孔子內視諸己外視諸民見春秋之世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不必曠日廢時只一轉移間而事半功倍如此也乃周遊列國或知而不能用或用而不能久雖屬人事抑亦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故夫子信也

朱註

子曰聖

言也爲邦百年謂相繼而久也

愚按春秋之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日尋干戈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縱有仁民愛物者出而治世撥亂反正與民休息然欲致世太平亦非旦夕間事期以百年而後潛移默化可以變暴亂之風爲忠厚之俗上章就政教言故致效速此章就治化言故收功遲遲速之故各有所當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有三十年  
仁政乃成也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  
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朱註

子曰至  
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仁謂教化治也

愚按此章又折中而言既不過遲亦不過速而以三十年爲世期之重在如有王  
者四字蓋以仁治天下而使天下同化於仁爲期如此

竊謂周之仁業之興皆積仁積德之  
所致惟漢高祖起民間無所憑後

無所藉底是當有王者起乎至於  
文景民俗淳厚所謂世而後仁也

清按專制之世全國之治亂萬民之生命皆繫於爲之君

者一人之手故非聖人受命而興不能使天下同化於仁然自唐虞而後歷夏商  
周皆必數百年而始一見則君主專制非政體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身正而後能  
有言不謬也何

愚按政者正也故必身正而後可從政身自不正安能正人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 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子曰其事也馬曰事者凡所常行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也

朱註

冉子退朝

冉有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禮記曰冉有時仕季氏故遺於其私朝退朝忽公子達語

然以爲罷朝於魯君也爲魯君朝記曰左丘明十一年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侯于魯氏之清可見侯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侯  
於朝中之地無朝於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丘明三十年鄭伯有嗜圖朝聖未已魯圖公父文伯之等如季氏康子在  
其朝與之官弗應康子辭於朝國人注云辭其家臣是其禮也胡瑗大夫二朝考曰魯公父文伯之母與季氏之子曰白病  
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台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于將賓客之官職其內朝于將庠季氏之政焉章昭注外朝君之公朝門朝  
家朝也陳氏禮書以章注爲非蓋疑外朝如家朝則是其之官職其內朝于將庠季氏之政焉章昭注外朝君之公朝門朝  
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朝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蓋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焉之據此則章氏  
所謂君之外朝非謂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兩旁實爲私朝考工記曰九卿朝焉  
玉藻曰朝服色始入宮日出視朝之是也鄭注鄭氏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猶過小殿拜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  
君退而政於路寢諸臣治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治事畢退而後其過小殿故鄭注云外朝于將賓客之官職焉若以  
章氏所云外朝爲即鄭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視而退安所謂衆官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  
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視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朝二朝其一在室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  
朝聖未已叔孫昭子朝其衆衆歸而冉子從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過庭儀曰詩緇衣正朝引孫與聞

國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當國門者國卿士私朝在國門外有東門襄仲宋有國門右師是矣冉子所退之朝禮此而以章注外朝爲君之朝爲解是則由前之說冉子爲退國門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爲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章亦引左傳國運朝朝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至未已各歸合衆事於內朝以臨邦國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冒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實內有也

愚按當日政在私家內子之對亦實情也然以季之家而混於魯之國則習焉而忘之矣故夫子正言以警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曰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也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曰一言而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  
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平公爲車以飲飲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  
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朱註定爲至

幾期也

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

人之言

當時有此言也

知如至

因此言而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爲定

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至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

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詔未有不喪邦者也

愚按一言可以興邦喪邦此言之關繫重矣故孔子兩舉人言以實之時俗雖有

是言習焉不察一經揭出足深長思矣

又按此兩言約之只是一教一舉丹書之戒也敬勝怠者百思  
勝敬者誠大學所引曰忠信以得之職者以失之在務實早已

言及此則定公問者係言故舉此以爲答耳 清按君爲民而立以一人而受國民全體付託之重故見其難臣從事於國事故見其不易若君以言莫予違爲樂則專制肆虐一舉而其命卒矣故孔子引此言以戒哀公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皇疏江蘇曰遠國之人從風不除物情不附故以說近喻之

朱註

葉公至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愚按此當在哀四年

見世家補

葉居楚北江黃之間春秋時楚會執曾申滅陳滅蔡東

爭雄於吳北爭伯於晉武關之外無日無師民之供征役者亦稍疲矣沈諸梁於

楚爲賢者較之囊瓦子西輩猶爲庸中佼佼語之以近說遠來或者於續德不觀

兵之意稍有裨乎

家語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異答特長於外及於不問子曰荆之遠東而德快民有遠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按以諸侯言之近者謂齊燕趙國遠者謂鄭宋諸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朱註

上夏至不成

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

者大矣

愚按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郛爲將畔晉也

此和註

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

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西則莒父者魯之西鄙邑子夏老於西河於家爲近但其生平篤信謹守規模狹隘欲速見小固小人儒之病斯時值戎馬倥傯之際尤爲安危所繫而身家亦因之以爲榮辱欲速不達以行路喻之見小失大則事之所爲成敗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曰直人名弓

按鄭本躬作弓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

詩秦賀仲懷德度孟

子月攘一雞何益也

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註

孔子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愚按直躬證父事古書多載之

潘維城黃幹非子五靈君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謂之吏令尹曰殺之以

而謂之上上孰而將孝者謂代將孝者史曰父竊羊而謂之吏亦信乎父來而代之不亦孝乎王乃不孝孔子曰異

故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莊子盜跖竊直躬殺父兄生謂死信忠也淮南子記論謂直

躬其父竊羊而尸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璧曰躬原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會以爲人名

故鄭據之論齊微公高誘注直躬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謂亦謂直人名躬論語後篇謂太師長陳仲弓稱曰正作躬是

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校實據呂氏春秋謂楚人曾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素公大不然而之故語孔子而折衷左

哀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厥也信而勇義公曰周仁之謂信舉義之謂勇吾聞厥也好復官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官非信

也則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曰公無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據鄭實注因其失亡蓋春秋之世

曰懷高誘淮南子注凡六者自來而取之曰懷皆與周生義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魯也蓋春秋之世

風俗薄惡專以矯激要譽江熙曰葉公見孔子動有隱諱故學而躬欲以譽激儒教流弊夫子就天倫

之愛答之行似曲而意則直也如秦人信父殺隣有卽色婦姑物婦則立而語言日變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

雖之夷狄無殺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朱註

樊遲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

也

愚按遲問屢矣子之答亦屢矣雖其人粗鄙然樸野之人較智巧者入德爲易也  
之夷狄云者夷狄猶當學問而郊野之人可知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曰有恥有所不爲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  
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  
聲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朱註

子貢更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

曰至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至次矣

果必行也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



淺狹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曰今之至其也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屬斗筭之人言鄙細也

愚按士以有本有末爲上本立而才不足次也必不得已節取其才亦可也子貢先挾一今之從政者之見逐次求所位置及三答猶不及乃不得不明揭本意夫子慨然興歎而人之者蓋人也不足謂之士也曰斗筭所受止此賓客三豆之實豆容四升蓋釋算所不及算長八寸射時所釋以計勝負之數後乃用爲計算之算於士何所當哉清按出使者雖受命於君而其使事則國事也專制時代之君今宜訓國不辱君命猶言不辱國命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

朱註

子曰聖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擇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

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愚按狂似太過狷似不及皆美才也中行無過不及得天獨優較易裁成然不可得惟就地取材培之植之至於有成亦與中行無異聖門如顏子中行者也曾子閔子仲弓有若之屬抑其次也子貢曾子琴張則近於狂者也原思子夏高柴則近於狷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

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

按此解蓋據作爲作龜策之作左氏傳疾不可爲也時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又屈子改行易離辭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皆無稽所本

善夫包曰善

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易恆卦之詞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朱註

子曰至

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則醫與師之屬有食醫疾醫醫官之屬有司巫中士二人男巫女巫巫皆無兼女曰巫

男曰巫亦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至

易恆卦九三爻辭承

進也

子曰至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差矣其

爲無常蓋亦不占而已矣

愚按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材無大小皆有所成惟無恆則終於無成此人事未盡非天質之咎也此蓋引南人之諺而舉易恆之爻辭證之故終之曰不占而已矣不占云者易六十四卦陰陽消息君子小人事變萬端卽令不中不正亦各占一

卦一爻無恆則全無實象何占之有而已矣者猶云如是而止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

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朱註

子曰至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愚按同和兩語恰與周比章相參彼就立朝大局言之治術之分也此就通經致用言之學術之別也皆小異而大同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

朱註

子貢至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其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

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愚按言鄉人固見其公然等鄉而上之則有國矣國人之好惡且有時而不足據

况鄉人乎

如陳氏厚庵民實歸之之類

子貢之病在一皆字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中有卓見不徒以

鄉評爲據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任官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朱註子曰至備焉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愚按此章可以括廿四史之全以道字爲主以說字爲對以事字使字爲經緯蓋下之所以事上者欲上之使之耳上之所以說下者以爲適吾用而使之耳事之法在於下使之之權出於上君子小人就在上者之心術言之器與求備對較相形者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何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

忌而實自驕矜也

朱註

子曰至不棄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愚按秦者安舒驕者矜肆其相似而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也

大學以與善爲忠信之對  
至連文則兼作兼修解對

文則兼作  
安舒解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

近於仁也

朱註

子曰至

程子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

於外馳故近仁

愚按剛毅近於高明木訥近於沈潛雖各得一偏然絕無取巧習氣故曰近仁若

夫巧言令色與夫貪私鄙吝之爲病則去仁遠矣

情懷溫厚利法志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  
柔弱者非仁而剛毅者爲仁也故姑引漢書周

昌傳呂本強人也論語君子欲納於百禮  
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皆此章之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惲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惲惲兄弟怡怡 馬曰切切惲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

朱註子路至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惲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愚按此與答子貢之間微異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子路之學已造正大高明但其性情直率夫子故以懇到詳勉和悅者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也

朱註子曰至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

以即戎

愚按古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蓋承衰亂之後必以二十年爲期此第言教民則

生聚之已盛可知矣不曰十年而曰七年者善人教之有法故速也曰亦可者僅

可而猶有所未盡之辭

附按春秋用吳大抵顧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此與下章皆有爲而言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朱註

子曰至棄之

以用也

愚按記者類記此章蓋承上章而言言欲成軍於旦夕則是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豈非自棄其民哉清按不教之民尙不可戰世有編婦孺以臨敵者其亦有悖於人道主義也已



論語精

子路第十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